

鄆陵文獻志卷二十二

鄆陵蘇源生菊邨纂

大事志

鄆後別封於鄆

國語妘姓鄆

阮元毛詩校勘記曰鄆國語作鄆非也潛夫論亦作鄆可證

路偃陽

韋昭注曰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妘姓封於鄆鄆今新

鄭也鄆路偃陽其別封也 蒙按鄆為鄆之別封服

虔曰鄆是陸終求言後孔穎達曰陸終生子六人四

曰會人世本會人鄆之祖也皆不詳其所封之時惟

王肅言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鄆子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一

則鄆之封蓋在周初鄆之別封其亦當周之初世歟

周幽王九年鄭桓公寄孥賄於鄆

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史伯對曰子男之

國號鄆為大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喙歷莘君之士

也乃東寄孥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注

曰十邑謂號鄆鄆蔽補丹依喙歷莘也後桓公之子

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賈侍中云寄地猶寄土

也

平王初鄭武公滅鄆

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

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幽王以爲司徒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虞翻曰十邑虢鄆鄆蔽補丹依矇厯莘也 國語富辰曰鄆之亡也由仲任韋昭注曰鄆妘姓之國仲任之女爲鄆夫人唐尚書云鄆爲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 路史後紀馮妘姓也馮侯納仲任貪冒愛吝蔑賢簡能而滅於鄭 蒙按史記竹書紀年以鄭之滅鄆在桓公之世而韋昭注國語以爲在武公之世余攷國語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王室始騷謀寄

地正在斯時後二年桓公死幽王之難方汲汲焉逃死之不暇豈能使虢檜獻其十邑乎至周室東遷武公繼爲司徒始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食溱洧焉蓋滅鄆之事桓公始之武公成之韋昭之言良足據也 平王四十九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左傳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卯太叔出奔其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叛段段出奔鄆 史記鄭世家鄭莊公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

鄢潰段出奔共

定王九年鄭與晉盟鄢陵

史記鄭世家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七年鄭與晉盟鄢陵 蒙按鄭襄公七年爲周定王九年

簡王十一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三

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緇合而
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
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
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
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
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

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族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蹶射其
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
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
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
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
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
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
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
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
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
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
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
莜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

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

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國語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讎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行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刑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

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 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厲與齊魯之師楚其王率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厲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閒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卻至 呂氏春秋荆龔

王與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卻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卻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旣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覲之入帷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不穀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威烈王十四年齊伐魯葛及安陵

見史記田敬仲世家

顯王十四年秦公孫壯帥師城安陵

見竹書紀年

顯王時魏襄王封弟為安陵君

國策安陵君曰

蒙按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二引此策作鄢陵君

昔我先君成

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土

胡三省通鑑注安陵本魏

地魏襄王以封其弟

國策釋地成侯安陵始封之

君襄王謂魏襄王通鑑注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

其弟是也

國策地名攷成侯安陵始封之君也鮑

彪注國策乃以成侯為趙主以襄王為趙襄子

大事記引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八

作襄主其誤坐此

謂安陵兼屬趙魏故受趙之封而受魏之

憲考趙世家自襄子至成侯中歷五主安得親受詔

且與安陵何涉豈以成侯襄子惟趙有之而他國不

可通稱耶其亦不達於理矣

慎觀王二年秦伐鄢敗之

本史記韓世家

赧王四十年秦穰侯攻魏得許鄢陵

國策魏王謂穰侯曰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

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

議 蒙按國策補注謂此事在魏安釐王二年穰侯

攻大梁走芒卯正其時也據此鄢陵已爲秦有後三年黃歇說秦王又於魏稱許鄢陵想爲秦得後未久復歸於魏耳

赧王五十一年魏使臣譖安陵氏於秦

國策無忌謂魏王曰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又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且夫憎韓不受史記作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

非也又曰今不存韓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蒙按魏策魏助秦伐韓安陵氏不欲與羣臣異議故出使者惡安陵氏於秦秦伐韓在魏安釐王十三年實周赧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九

王之五十一年也

安陵君用周贍

大戴禮胎教篇安陵任周贍而國人獨立盧辯注曰諸記多爲唐睢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爲馮或曰秦破韓滅魏而馮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贍唐睢之力孔廣森補注周形近唐瞻形近睢並傳寫之誤

秦始皇二十二年秦求易地於安陵

國策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蒙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新序作馮

陵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且作

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

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

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

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

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

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十

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

頭搶地耳說苑作類地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

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

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

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

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

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鮑彪國策注雎自釐十一年

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士自曹沫以

至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也爲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 施志唐睢說秦出兵事在周赧王四十九年魏安釐王十一年至秦滅韓亡魏是始皇二十二年已相去四十二年當時年已九十餘則至安陵君時尚能挺劍而起使秦王長跪而謝乎前志合作一人未免失攷且唐睢之名見於國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遣唐睢載金之武安散天下士一唐睢也楚策唐睢見春申君又一唐睢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睢見段干木云云當文侯時又一唐睢也但諸君鄉里曰晉曰秦曰魏皆無明文惟爲安陵君使此則可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十一

據耳觀安陵君爲縮高之言與此使蓋真能守封土善知人者故載之不特爲唐睢傳也 蒙按策中滅韓亡魏按魏亡於丙子實秦王政之二十二年欲易安陵此其時歟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封朱濞爲僞陵侯

漢書功臣表僞陵嚴侯朱濞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滅荼侯二千七百戶高祖十二年十二月封高后四年薨其侯慶嗣十二年孝文七年薨亡後元康四年濞曾孫陽陵公士言詔復家 蒙按史記朱濞卒謚曰莊漢書曰嚴蓋莊爲明帝諱而漢書之

成適當其時士易其姓嚴君平公更其諡魯嚴公史臣敬避之非史漢有異同也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以子彰爲鄢陵侯

三國志魏書曹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建安二十五年魏王丕遣其弟彰就國

三國志魏書文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國詔曰先王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十三

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戶並前萬戶 魚豢魏略太子嗣立旣葬遣彰之國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 蒙按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鄢陵志沿其說余攷三國志本傳只言增邑不言徙封魏書文帝本紀言黃初三年立帝弟鄢陵公彰等是年改封任城王並未嘗徙治中牟也至彰子楷嗣徙封中牟魏略蓋以子事屬之父耳

魏黃初三年三月乙丑立弟彰爲鄆陵公

蒙按曹彰晉爵爲公本傳屬之二年本紀屬之三年當從本紀爲是是年徙封任城王

嘉平元年二月以司馬懿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鄆陵等縣

見晉書宣帝本紀

景元末封薛懿爲鄆陵侯

唐書宰相世系表薛齊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五千戶降魏拜光祿大夫徙河東汾陰長子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襲封鄆陵侯 沈炳震廿二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三

史四譜薛懿曹魏時封

北魏末丞相高歡封高長命爲臨陵侯

北齊書列傳高長命渤海蓳人也猛暴好殺果於戰鬪初於大夏門拒爾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遙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臨陵縣伯增二百戶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刺史

唐武德四年王世充涑州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絜

城歸國

本唐書張公謹傳

梁乾化二年霍彥威擊劉重遇於鄆陵敗之

五代史袁象先傳梁太祖遇弒友珪立是時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於懷州以其軍作亂朱友珪遣霍彥威擊敗於鄆陵

宋太宗淳化元年賜鄆陵田租之半

見宋史太宗本紀薛應旂宋元通鑑同

哲宗元祐七年長社令孫壽朋走鄆陵境上集吏民議積水之利害

見鄒浩道鄉集

元太宗四年薛塔刺海取鄆陵

文獻志

卷二十二

西

元史列傳薛塔刺海燕人也佩虎符爲砲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太宗四年破南京取鄆陵 蒙按太宗四年屬壬辰實金哀宗天興元年也元僧顯公塔志云壬辰天兵渡黃流克汴洛輔惟良鄆陵宣聖廟記云壬辰兵燬鞠爲荒墟皆足爲史文之證云明正統六年封胙城王庶子子暨爲鄆陵王

明史諸王世表太祖嫡五子櫛封於開封爲定王定王庶十四子有燾爲胙城莊簡王莊簡王庶四子子暨爲鄆陵安僖王正統六年封成化二十一年薨靖簡王同鏐安僖庶一子宏治元年以鎮國將軍襲封

正德十年薨端僖王安沅靖簡嫡一子正德十六年襲封嘉靖十八年薨恭昭王睦杓端僖嫡一子嘉靖二十一年襲封三十六年薨勤烜恭昭嫡一子嘉靖七年封長孫二十一年封長子隆慶五年卒康懿王朝璫勤烜庶一子萬曆二年以輔國將軍改封長子十九年襲封薨莊和王在稔康懿嫡一子萬曆二十一年封長子三十年襲封薨肅涵莊和庶三子天啟元年襲封續河南通志鄆陵安僖王墓在滎陽吳村施志王府與縣署同城

正德七年二月文霸賊破鄆陵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五

何喬遠名山藏典義記肅總兵時源馮禎擊賊西平大勝之賊由上蔡商水西走招集散亡復攻鄆陵西華等縣谷繼泰明紀事本末正德七年二月趙鏐奔鄆陵焚掠而過

嘉靖元年十二月鄆陵有劇賊作亂

見陳棐所撰黃孺人墓誌

嘉靖十五年奸民高寵作亂於鄆陵河南右布政使胡纘宗討平之

扶溝志嘉靖十五年鄆陵北鳳凰岡謠傳天仙勅爲行宮男婦爭輸貲赴之晝夜如市時高寵自署捲簾

將軍日總財貨遂起逆謀鄢陵鄉宦喉縣官痛懲其事於是奸首稱兵破尉氏將不逞於劉氏遇官軍敗之乃解天仙宮亦廢 劉訥重修城隍廟記嘉靖丙

申石刻作甲申誤鄰寇興妖倡亂城幾不守時訥為御史守

制家居協誠禱神祈庇無何渠魁授首士庶獲安

高拱撰劉春岡行狀云嘉靖乙未春高寵為亂遠近

戒嚴公倡士氓守鄢巡陴誓眾凡七晝夜不息乃保

無虞 焦竑徵獻錄胡纘宗於嘉靖十四年除河南

右布政使時鄢陵盜起公討平之 蒙按高寵之亂

扶溝志及劉訥城隍廟記俱作嘉靖十五年記云丙申屬嘉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六

靖十徵獻錄及劉春岡行狀俱作嘉靖十四年行狀云乙

五年未屬嘉靖十四年二說不同以萬曆二十四年之事證之疑

屬十五年為是

嘉靖三十二年都指揮尙允詔擊柘城賊師尙詔於鄢

陵敗績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丙申師尙詔攻

太康官軍與戰於鄢陵敗績 明史列傳柘城賊師

尙詔反陷歸德圍太康都指揮尙允詔與戰鄢陵敗

績 劉訥撰大伾山人墓表云嘉靖癸丑盜起歸德

鄢牧蹇侯率諸士保障八月十一日賊逼南城 何

出圖蔡雲稿嘉靖癸丑秋治兵使者統武弁追柘寇
師尙詔於鄢陵之南賊忽反旆迎擊我師敗績死者
以千計 劉遵石孔山人集嘉靖癸丑秋有劇寇掠
吾鄢官軍戰死者以千計

萬曆二十四年鳳凰岡奸民以妖言煽衆

扶溝志萬曆二十四年復有鳳凰岡之謠人爭趨若
驅忽譌傳有旨將屠四縣男婦日號泣爭走它境不
顧室家城幾一空奸人乘便爲盜計歲與前事皆在
丙申云

崇禎八年八月左良玉等敗賊於鄢陵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七

明史左良玉傳崇禎八年鄧玘以兵譁死而曹文詔
討陝賊敗沒于真甯賊益張遂趨盧氏奔永甯巡撫
元默被逮未去檄左良玉自內鄉與陳治邦馬良文
等援盧氏八月敗賊於鄢陵 吳偉業綬寇紀略崇
禎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賊抵開封入其郛俄遁去攻
長葛鄆城扶溝其令皆秦人能完守再攻鄢陵鄢陵
故大司馬梁廷棟邑里也告急趨兵援之二十六日
左良玉敗賊於鄢陵之張橋偏將李雲程馮良文敗
之於彭祖店賊自鄢陵敗後趨西華商水焚沈邱
明季北略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

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
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
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
資精銳五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帥居大營夜
間發火亦大小帥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
豆新登賊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
知大帥所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璧幾
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
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
張旗幟廣啟營門伏甲士於內將菽草爇之光可燭

天賊見火焰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
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
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
精銳掩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盛九卽分資將士是
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
複牆或匿草間花地及明百姓索田園中悉擒出斬
之凡殺數千人屍橫徧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艷首飾
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
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
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

薛仁貴已死於練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恆素衣銀
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
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庭訊旣畢令出斬之肌色
如玉獨尻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
珠寶剖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
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許文衝一股犇陳州沈
邱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
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鄆陵
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
此 蒙按左良玉敗賊事明史次於崇禎八年明季
北略紀其年曰丙子蓋九年也攷良玉討賊實奉巡
撫元默檄元默於八年被逮則此事豈可屬之九年
乎北略疑有誤

崇禎十四年三月參將李建功韓斗討土賊徐完於鄆
陵誅之

鄭二陽鄆陵平寇記昔於唐書見黃巢傳賊殺人血
流於路可涉也時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斗米錢三
十千屑樹皮以食士人或賣餅自業鄧許徐完數十
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巨
確糜骨皮於臼並啖之讀之字字刺心猶以爲出之

文人筆端未必盡有其事也又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詔拜王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恚曰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于是而知辦賊者計出招安難言之矣崇禎辛巳秋余治兵蓼城豫章夏子調御自中州來余備詢梓里近事夏子曰不肖于去歲九月詣鄢所過村疇僅餘灰燼間有枯樹盡皆無皮蓋饑民屑以爲食矣城門處處晝閉於中砌一小門幾同民間之單戶車馬望之卻步而訶譏之聲晝夜不絕旣入館則青青子矜胥化爲

兜鍪几案間半貯弧矢午夜所寒無不帶刀握槊棲宿城上舉國皇皇若有旦暮不能自存者詰其故則以累年旱蝗兼之流寇披猖土賊因而蜂起有渠魁曰徐完者扶溝人初從舞陽賊楊四及四殲爾完脫身走適歲大饑斗米錢十千父子相食人肉雜犬牛肉鬻于市十月後剗麥根以食厲禁不能止施家岡郃村鋪賊衆數千遂擁完爲首橫行于鄢陵扶溝通許尉氏之界而鄢實獨當其害始猶宵夜擄掠漸且白晝劫殺道路爲梗置郵中斷辛巳正月擾及尉氏關廂鄉兵衄焉當是時合四縣兵力猶可爲竈上婦

除之舉乃說者曰此曹不過無賴子爲饑寒所迫苟且蟻附求活耳果有仁明之長推心置腹則嗷嗷赤子有所託命完雖不逞固無能爲于是三縣生剿而鄆獨主撫使其撫之得當慮安危謀始終或散遣歸農或簡選入伍小人革面安在非率土之民乃當日迫於結局聊從賊意假以禦侮爲名遂安插于鄆之東關羣千百殺人賊一旦環城圍而處誠有如仲長統所云饑狼守庖廚餓虎牧牢豚者一時紳衿士民慮切身家牛酒金錢之饋踵相接也意謂飽其所欲或可博彼歡心柔其猛氣豈知豢養日厚賊志日驕

廣招亡命多畜馬騾戈戟耀日擁衆入城甚且密布黨與暗藏火器吏胥卒徒皆其心腹午夜使酒奪門出入忽一日羣縛數人指名土賊殺之於市市人面如土色莫敢誰何自是兩爭先從逆趨東關如鶩矣或悍僕積恨於主人或逆子抗戾於其親把臂投充東向而趨徐營轉背卽肆咆哮於時爲父兄之與主人翁者無不屏息斂氣恐其鋌而走險則身命爲糝粉矣斗大孤城雖有同志數輩戮力誓守晝則陽爲修好餌賊銷燬夜則瀝血枕戈默籲明神無如天不悔禍闖賊李自成旣破雒陽旋犯汴城徐完通款於

闖因益掠諸村鎮大肆克威於是令君始發羽書潛告急於按君而按君高公以守汴之役未遑恤此延及暮春通扶尉三縣彌苦屠僂鄆亦困憊不支軍書日以十數上人心惴惴安危在呼吸間蓋賊完向在鄉村雖甚播惡然距縣尚遠自踞東關奸究竄入城市雜處閭閻難於稽察且賊計甚狡豫防請兵之謀分遣多賊投入汴之總鎮營中鎮將一舉足皆得訶知向使按君於此或微露聲色卽不然就便檄發汴鎮之兵卽鄆之爲鄆不復有今日矣幸而客按君幕中者爲尉氏文人善談兵飲恨於鄉兵挫衄並忿汴

鎮營兵之狀與按君密定方略示之鎮靜給給劄銜賊乃徵逐醜賀叛謀少緩按君一日檄調磁州營李參戎建功保督後部韓參戎斗進之帷幄勞以幣酒授計嚴秘整旅而南時賊已偵知正在疑慮俄傳兩營取道洧川屯劄朱曲如將赴援南陽者賊遂弛不爲備朱曲距鄆三十里三月二十八日昧爽濟師洧濱日在扶桑已次鄆之西北郊李趨城之南韓繞城之北會兵於城東南隅賊乃忿衆相拒刀槍撞擊聲聞數里韓之猶子某驍勇冠諸軍躍馬衝鋒巷戰死焉兩參戎憤怒戰益力日向午賊始披靡團聚一處

兩參戎軍其屋前後擒斬數百人圍困至晡時李參戎橫棚牆頭手提火藥焚燒賊眾眾多焚死從亂屍內捉一魁然者示眾眾於城上譟呼真賊完也但其鬚眉盡矣參戎縛之帳前究其罪狀載諸爰書然後正法梟示焉先是官兵來剿令君而下無一人知者前一日忽報大賊將至清察奸細悉驅賊渠於城外城門下鍵及兵賊交戰之際令君督諸丁壯於城中沿門緝捕審係賊黨一一出而戮之合之城外火焚箭傷並諸俘斬約二千有餘血流滿地市廛爲赭凌晨對壘下春罷兵不終日而奪億姓於虎吻奠城社

於覆孟遡厥所由繫惟發縱指示祕密而速旣神鬼不測又疾雷不及掩耳是役也如療病然運鍼腸胃劈取癥痕而心脾不動元氣無傷此真神於用兵者矣賊渠有五就戮者四其一爲黑龍王以前期十日寇太康某寨邑令率鄉兵禦之賊眾大敗合是舉而餘孽幾盡矣不肖於是竊念好生惡殺天之道也討逆撫順政之經也年來災荒驅迫彌望半是緣林卽欲誅之不可勝誅則招安綏靖未始非救民水火之權法無如撫之不能終撫且肆惡焉則請兵致討豈得已哉夏子之告余者如此皖之去鄆千三百里烽

火連天音息希傳饑荒土寇諸事未諳其詳是夕聞
調御語拊案驚愕彈丸梓里二百餘年未有之異變
乃於吾世親值之雖幸師武勘定禍亂廓清然其時
亦危矣哉因卽所聞次列記之於以見招撫剿除凡
皆爲民上者計安兆姓之至意蓋撫之不悛而殘暴
有加流毒四邑於法不得不剿非始仁而終忍也亦
見狼子野心終難馴化劫運至此使此輩不饑餓流
離散作孳殫而聚衆焚劫以致王師征討築爲京觀
當亦有定數也夫按君高公名名衡山東沂水人辛
未進士鄆陵令劉公名振之浙江慈谿人庚午經魁

文獻志

卷二十二

十四

太康令梁公名以樟順天大興人庚辰進士客按君
幕中者尉氏阮公名漢聞海內所稱太冲先生也夏
子名大鼎調御其字也爲建昌夙儒 蒙按崇禎末
河津暢鯨疏奏故父尉氏知縣名一鵬於崇禎十四
年四月滅賊徐完等於鄆陵經按臣高名衡薦敘與
鄭中丞所紀小異豈是役暢令亦來助剿與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流賊李自成破鄆陵知縣劉振之
典史杜邦舉死之

施志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流賊薄城戰守皆
無具未幾城破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被執不屈

大罵賊磔之 鄭二陽皖江奏議十二月十五日賊破鄆陵縣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以不投降書不開城門並綁於北關樹上闖賊親看殺而剛之賊駐鄆陵五日燒縣六房開獄囚沿門掘地搽擄折毀房屋慘不可言大賑貧民人各銀數錢步賊不知其數每一馬上賊穿鐵盔甲便有十人穿布盔甲步賊服事於二十日起營去破尉氏縣 劉佑學益堂集懷宗之末寇陷鄆陵遂陳於郭外閱五日然後去諸村鎮皆爲所略居民逃散藏匿彼此不相顧

崇禎十六年冬劉洪起大掠鄆陵

文獻志

卷二十二

五

鄭二陽日省錄鄆陵於十六年冬被西平劉扁子之害以擒僞官爲名進城焚略滿城之人盡剝其衣多避之蕭岡中待扁子旣去然後於數十里外鄉村中尋破衣碎布覆體有羞憤以死或凍死者扁子名洪起西平人